



# 亲亲镢头

贾书章

现在，我躺在这里已经很久了。我的浑身锈迹斑斑，面容憔悴。我住在南泥湾偌大一个房子里，成了一件见证那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精神的展览品，被数不清的人观看、拍照。尽管那些闪光灯把我弄得头晕眼花，但我的心里却很高兴，甚至有点激动。

80多年前，在南泥湾，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我就是这个时候出生的。我在四处冒着铁花的铁匠炉子，经过烈火的焚烧，铁锤的锻打，淬火的磨炼，我成了一把铁骨铮铮的镢头。

那个夜晚，老铁匠粗糙的大手把我高高地举起来，在油灯昏暗的灯光下翻来覆去地看。我看见，老铁匠的眼光里充满了疼爱，就像是父亲在看着自己新出生的儿子似的。然后，老铁匠用左手食指和拇指指勾住我的头脑，右手拿起他常用的小铁锤，在我的身上轻轻敲了一下。“啜……”我的身上发出了灿烂的金石之声，老铁匠两片厚厚的嘴唇吸起来，往我的身上亲了一口！黑里透红的脸绽开了笑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像极了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我的命运总是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连在一起，我就想着自己会跟着农民去土里刨食，和他们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但这一次，我和我的为数不多的镢头兄弟们却出人意料地被送到了一支身着土蓝布的队伍，成为这支扛着枪的战士们手里的另一件武器！这简直令我受宠若惊！

我被分配到某旅的战斗连尖刀排，成为尖刀排排长杨三娃的标配武器，这

话可是我第一次见到杨排长时他对战士们讲的。南泥湾的老农梁大爷找来一根榆木，给我安好了镢头把。杨排长接过来，扛起我就和战士们开进了南泥湾。战士们把枪靠到一棵树下，抡起镢头，开始了向遍地荆棘垦荒造田的另一场战斗。

杨排长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垦荒战场，他把我高高地举起来，狠着劲儿抡下去。多少荆棘被我斩断，多少硬骨头被我啃下，杨排长的身后，泥土里散发着土腥味夹杂着草根芳香的气息。

而我，也在杨排长常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战下变得浑身光鲜，身上淬火的痕迹不见了，变得白亮亮的！有了刀锋的光芒！

劳动歇息时，杨排长用他早已经磨出了茧子的大手摩挲着我，无比感叹地对战士们说：“真是一把好镢头啊！不打仗了可比枪管用哩！”

忽一日，正在田野奋战的部队接到紧急通知，匪军胡宗南来了，部队奉命转移。杨排长撤离时，他实在舍不得丢下我，就退掉了镢头把，把我绑在背包上。就这样，杨排长所在的队伍转移到哪里，他就把我背到哪里，从来没有把我当作负担扔掉。

在一次战斗中，杨排长正趴在阵地上阻击敌人，一颗子弹飞过来，击中了我，我只感到“维溜”一下疼痛，猛地被火灼烧了一样，我的身上留下了弹痕，但杨排长却安然无恙。战斗过后，杨排长把我捧在手里，用手抚摸着，禁不住地说：“宝贝！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杨排

长说完话，那张年轻的脸上，满是孩子般的感激和虔诚。他吸着嘴，把我美美地亲了一口！那种生死兄弟一般的感情令我至今不能忘记！

敌人败退后，杨排长带着我回到了南泥湾。我又能为革命发挥作用了！但我还没高兴多久，杨排长就被部队调走上战场了。

临走前，杨排长双手抱着我，就像要和生死与共的战友分别似的。他对他们排留下来接替他的刘排长说：“这把镢头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杨排长一边用手比画着一边说：“它原来是有那么长，现在就那么长，但一样为革命发挥着积极作用！你一定要像爱护手中的枪一样用好它！”

杨排长说着，双手抱起我，又把我亲了一口！然后，无比郑重地把我交给了刘排长。

刘排长双手接过我，给杨排长敬了个军礼。我看着杨排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南泥湾。

于是，我成了留守在南泥湾的刘排长的一件武器。刘排长虽然个子没有杨排长高，但敦实的身子满是劲儿，他把我抡起来，奋力垦荒，他们排因为参加南泥湾生产运动大比武成绩骄人，荣获集体二等功。劳动歇息时，刘排长用手摸着身上的那个弹痕，他抬头望着南泥湾的天，喃喃自语地说：“杨排长，愿老天保佑你胜利归来！”我也在心里默默地为杨排长祈福，盼着他凯旋！

一个下雪天，刘排长回到营房，伤心地哭了。他得到消息，已经是尖刀连连

长的杨排长在山西参加对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

刘排长把我捧在手里，哭着说：“要是杨排长带着你这个护身符就不会牺牲了！我也要回部队打鬼子去，给杨排长报仇！”

刘排长到底是没留下来。临走时，他拿过抹布把我浑身擦干净。刘排长对我说：“你真是个护身符啊！我们劳动也能立功！”刘排长说着也吸起嘴，狠地地亲了我一口。他说：“老朋友，我就要上前线了，留下你继续为革命发挥作用！”

于是，我又成了接替刘排长的李排长的一件武器。

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我的身子从70多厘米高变得越来越高，眼看只有30多厘米了。部队把李排长他们排10多人调去挖窑，为军民过冬烧炭。

那年夏天，雨水较多，由于选择的窑址土壤结构不好，李排长带着我去掏窑洞时突然坍塌，李排长几人和我被埋在了窑里。

清理烈士遗物时，我被旅部一位干事找出来，他说：“使用过这把镢头的杨连长、刘排长、李排长都牺牲了！把它留下来做个纪念吧！”

我被部队一直留了下来。



# 观书听雷

胡小龙

有人说“观海听涛”是一种境界，字面意思就是观看大海的景色，倾听波涛的声音，其实说的是让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一种平和的心境。相比“观海听涛”的博大和高远，我觉得“观书听雷”更接地气也更容易做到。

当我在读历史时，眼前似有刀光剑影，耳畔似有鼓角争鸣，再起几声雷，仿佛我已经进入了历史之中。看到了曹操与刘备在一起“煮酒论英雄”，看到了嘉兴南湖上的红船乘风破浪，看到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我在读哲学时，偶尔正处于弄不清楚、搞不明

白的状态时，一阵雷声竟使我茅塞顿开。当我在读古诗文时，那长长短短的句子总有一句会掀起全文的高潮，一声雷似乎奏响了这高潮的最强音。

当我如今安静地坐在办公室看书时，那一阵阵雷声时常让我想起昔日求学时的艰辛。我曾冒着大雨在操场上跑步，有人说我疯了，但我知道自己没有疯。那一刻，我在风声、雨声和雷声中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我必须战胜当下的一切困难，奋起直追、考上大学！”那时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孤勇者”，“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战吗，战啊，以最卑微的

梦……”这首歌的歌词多么契合我当年的心境。

当我住在安稳的单元楼上看书时，那一阵阵雷声让我想起近两年的汛情，我也曾在防汛一线察看汛情、组织撤离群众。每次雷声一响，我便不由得担心起居居住在河流附近的群众，心情也跟着雷声和雨声紧张起来。

当我去远方出差坐在火车上看书时，一阵阵雷声让我再次觉得“盛年不重来”。我现有所拥有的时间以及未来的时间，正是祖母想留却留不住的时间。也许对祖母来说，风声也好、雷声也罢，

年近八十的地早已无意于“云卷云舒”，不惊于“花开花落”，她始终在以微笑迎接每一天的到来。于我而言，时间必不能浪费，我总要多去看看她，多做一些事，让祖母脸上露出更加开心的笑容。

这便是我“观书听雷”的感受，一静一动之间似乎把古今来神奇地串在一起了。当然更高的境界则如鲁迅所说：“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于普通人来说，观书和听雷丝毫不矛盾，既要从中学做圣贤，也要在人间感受疾苦，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帮助我们到达新的人生境界。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居当首位，可见其何等的重要了。

少时家境贫寒，缺少穿穿寻常事，偏偏时时遭柴荒。

14岁初涉尘事。记得我还只有半个扁担高时，就跟着大人进南山砍柴。那是冬日里的一天，当北斗星还在头顶时，母亲就起床做早饭，饭熟，催我起床。冷水抹脸，胡乱扒拉两碗稀粥，带了母亲特意为我烙制的玉米面饼，踏着星光匆匆上路。

南山好远。沿一条清亮亮的小河逆流而上，幽幽山径，九曲十八弯，太阳泛红时便到达目的地。搭眼瞅，满世界悬崖绝壁，望不透的密密森林。抬头看，天也小了许多。不进山不知山是啥样，进了山方知川原山迥然。

放下扁担，干粮袋，紧了鞋带，腰别砍刀，攀岩踏洞，进林砍柴。“梆——梆——梆——”，大人力大手快，一会儿工夫就砍够一担，我年幼力单手儿慢，偏偏刀又不快，急得满头大汗总是砍不够。不小心还让镰刀把手豁口砍了个“娃娃嘴”，鲜血直淌，相携的大人连忙为我包扎了伤口，又帮我砍够了柴，拾掇好柴担。这时方感肚子饿了，连忙去取干粮充饥，却是个窟窿眼睛的空袋子——原来干粮早被鹰鹞和乌鸦做了美餐。

颤巍巍担了柴担，心跳气喘，腿儿发软，腹中饥饿，头冒虚汗。时而上坡，时而下洞，时而越沟，时而淌水，越走力气越不够，那肩膀却似压了两座山，真想摆下那柴担。猛想起母亲倚门焦急等儿归，灶门立等柴煮饭。于是，浑身便来了劲儿。累了，“搭柱”掣了扁担歇缓；渴了，掏一捧山泉润喉咽。就这样，走一程歇一程，直到太阳将要压山才回到家园。卸下肩上的柴担，长吁一口气，人已累成一扑塌，坐在地上发痴眼，半天起不来。母亲见状，心疼地用毛巾为我擦汗，又端来盛满热粥的饭碗，然而此刻肚子反倒不觉饥饿了。

生活磨砺了我。我也感受了生活。这就叫尝过黄连味，方知黄连苦。无疑砍柴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开端。尔后数十年风风雨雨，不管工作和生活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但回想起少时“每日里在深山去把柴砍”所经历的千般难万般苦，一切便全成了小巫见大巫，所有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于是，我想人还是幼年经点风雨，受点磨难的好，不然长大成人后真不知世上还有艰难二字呢！

# 静等石榴花

田亚历

去北京游时，看到了公园或四合院里的榆钱树、石榴花。听导游讲，榆钱，即余钱。早春先叶后花，紫褐色，聚伞花序簇生，看似老铜钱样。院子栽榆钱树，象征富贵。看到这个，就想起过去生活贫苦时，妈妈采下榆钱花，拌上玉米面，放在锅里蒸。出锅后浇上辣子蒜水，口味很香。“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石榴花的颜色为红色，是吉祥的颜色。北京老院人家讲究风水，院子里普遍栽植这两种树。我的老院前，也长有石榴树，深秋之际，石榴像红灯笼一样吊在树枝上。

去年居家抗疫期间，我编写田氏族谱。从东沟的老谱看，上祖几辈里，也曾有人迁出。一家家谱，记载一族历史；一家家谱，便是一世乡愁。祖人以德为先，后人续谱大德。我的祖辈也讲风水，门前栽种树木也很讲究。祖辈在门前栽种石榴树、榆钱树，让后代人能看到红红的石榴花，闻到清淡的榆钱花香，也是祖辈对后代的希望。过去，春节之时，妈妈用红纸剪石榴花，贴在木窗白纸上，红色映红了院子。我出版的散文集取名《木窗上的石榴花》，其封面上印有石榴花。有人问我何意？我会慢慢道出原意。本想在家谱上也印上石榴花，却因老谱以紫荆花作为紫荆堂图案，也就取消了念头。紫荆作为家族团结、家庭和和睦的象征，紫荆花称为兄弟之花。

老家院子的石榴树长在石堰里，去年长时间下雨，石堰第三次倒塌，石榴树被压倒了。重修石堰时，匠人为了便于干活，将石榴树锯掉了。悲呀，往后再也看不到石榴花了，老院子的土院墙也不再复存了。我带两个孙子去老院子乘凉，孙子再也看不到往年的石榴花了。忆当年，我坐在楼门前的石板上吃饭，能看到门前梁上李自成作战的石寨，能听到丹江的涛声，能闻到石榴花蕊飘散的芳香。现在，老人们离开了人世，老院子变得破败荒凉，老院墙和石榴树成了长长的记忆。

岁月不老，生命常绿。石榴树生命力极强，它许过两年能重新生长起来，到时小孙子拿着石榴花，在无墙的老院子欢跑。我静静等待着它重新生长，再绽红色花蕾。



# 老核桃树的叶

曹树湘

当太阳唱完一首高昂激烈的乐曲，意犹未尽地洒下略显清淡阳光的时候，秋天便来了。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核桃树该掉叶子了吧！

老家门前有一棵核桃树，从我出生时就有了。记事时它只有一米来高，以致我总是忽略它的存在。能够记得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在晴天的周末，把一根细长绳子的一头拴在它并不粗壮的枝丫上，另一头拴在窗户上，晾晒我的校服。如今，蓦然发现它都已经长成大树了——粗糙的树皮呈灰褐色，树枝盘虬卧龙般向四周蔓延开去，伸向天空。就像一个历经沧桑长满皱纹的老头儿，满身都是岁月的痕迹。某一天，细碎的阳光透过树叶斑斑点点地洒下，留了一地铜钱般的光影，我突然发现，没有杨树伟岸、没有

柳树柔美的它，自有独特之处。

春天来了，春光撕开薄雾如同孩童的小手一点点探进农家院子的时候，它还是光秃秃的。当柳树抽出妩媚的枝条，迎春花开遍山野的时候，它才刚刚发芽。樱花、桃花开了，连那棵不起眼的梨树也泛白花苞了，它才漫不经心地抽出零零散散的绿色嫩叶。它不在乎樱花的嘲笑，不在乎桃花的讥讽，也不在乎鸟的埋怨，更不在乎人们的轻慢和不解，默默地伫立在那里，一点一点地抽出新绿，按自己的想法抽芽、长叶。

猛地到了夏天，骄阳炙烤着大地，老树下却一片清凉。抬头才发现原来是这么浓郁，每一根枝条上都长满了叶子，一片片叶子层层叠叠，明亮而饱满。叶片拿出自己全部的绿色仰脸向阳，闪亮的阳光就在叶面上跳跃，连那些未梢的

枝条都变得刚劲有力，轻松自如地把叶片附在自己的周身。树叶间是数不清的绿色线条，两三寸长，圆滚滚毛茸茸如同青虫。偶尔微风拂过，树叶和绒条便低吟浅唱，演奏着动人心弦的清歌。

当第一片发黄的叶子带着微凉的风从枝头飘然落下的时候，山林的颜色渐渐变得丰富，早熟的秋叶如绿中红花，显得格外艳丽。这时候，老核桃树上无数个圆溜溜的青绿色核桃挂满了枝头。几缕秋风几场秋雨，核桃树的叶子颜色一点点地由绿变黄，核桃也由青绿变成了灰绿略带微黄。屋顶升起袅袅炊烟，菜香流窜在房前屋后各个角落，几个核桃落地的“咚咚”声，似乎告诉家人该收核桃了。孩童总是顽皮，绕着老树嬉戏玩闹，被碰撞到的核桃滚落下来，引得孩子们惊喜尖叫。母亲在孩童们的欢呼声

中，拿起竹竿开始收获这秦岭深处大自然馈赠的果实。

而叶子，像是插上了翅膀，潇洒自然地从枝头飘落，如蝴蝶般落下。母亲说：“你看，叶子落了，秋天来了。”是呀，一叶知秋！叶子落到地上，它们便静静地躺着，等待岁月的延伸，等待风雪的吞噬，等待来年的四季轮回。落地的叶子拥抱着核桃树的根，这是一种温暖的安慰，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奉献。秋天结束了叶子的生命，却赋予它一种平凡而悲壮的美。核桃树在历经冬天凛冽的风雪洗礼后，明年，它便又长高一截，长粗一圈，慢慢地再次发芽、抽穗、挂果。

是啊！生命总是向前发展的，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总是迈着自己坚定的步伐，奋勇向前，留下的，必定是累累硕果。